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二）

第肆伍伍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肆角　半年一元貳角　全年二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各科雜症……南街三十六號

智育影院　七月二十七日起開映　姊妹花

大光明　七月二十九日起演　戰地小同胞

新詞戲本

會鑄成　治婦女的乾病與衆不同，係用外治法，四天內即通，短期痊愈，確是醫術眞實……公館

姨太太外史　續集　日內陸續披露並整理全稿出書　閱者渴望之　公孫長子介紹

笑笑笑

蕪湖北鄉　發現巨蛇食人　幼女眠於山麓　身碎慘死

本報蕪湖訊，蕪縣北鄉農民方進財，現年四十二歲，娶妻吳氏，與夫同庚，育有子女數人，均係幼年夭殤，本年二月間，吳氏又產一女孩，取名招弟，活潑可愛，方愛若掌珠，昨日方夫妻因料田裏取水，遂將女孩招弟負出，飽乳之後，將招弟寄臥於附近山邊蔭處草地之上，迨工畢返家，尋覓女孩，詎已不知去向，僅見臥處鮮血淋淋，遂隨血跡覓去，在山麓階發現女孩殘尸半段，血肉狼藉，慘不忍睹，再與血跡尋去，則於石崖中發現巨蛇一條，遍身青黃色，蛇身三丈餘長，方乃一痛幾絕，附近居民聞悉，聚集多人，各持農具趕至，當場擊斃，一時前往圍觀者，莫不驚駭，

小報大事記

▲長沙廿八日電黃劍白發明新卅郎水上飛船每小時可行六十里云

▲上海廿九日電大中華輪船公司之泳華輪為我國行駛外洋航綫之第一艘艷（廿九）晨由澳載貨到滬云

▲蘭州廿九日電日人之來甘遊歷者絡繹不絕儉（廿八）又來二人省會公安局已派員保護

▲南京廿九日電據息有王艷（廿九）晨由滬赴莫干山晤黃會商戰區各問題並促黃北上

哈哈鏡

起心何忍

教書先生堪輿先生醫藥先生三人同上酒館●吃過五斤酒●無人作東道●因為這三個人向來都是祇吃別人的●從來沒有作過東道●於是乃相約各說本行出一令●須包有天●地●前●後●左●右●三●五●心等字●教書先生乃說：「天時●地利●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左之右之●右之左之●三十而立●五十而知天命●從心」●堪輿先生說：「天罡●地煞●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三代陰功●五代德性●陰地不如心地」●醫藥先生說：「天冬●地黃●前胡●後（厚）朴●左梔子●右連翹●三片生薑●五枚大棗●燈心●為引」●三人各完其說●仍無人作東道●酒店老板●明知其不妥●便對三人說：「我也有一令●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前無援手●後無救兵●左不能左●右不能右●三個人吃我五斤酒●起心何忍●」

笑話　五官爭長

新都有吳竹齡先生者，寒士也，係遜清附貢生，少年佻撻不羈，老而談諧益甚，適有友人為子娶婦，主人延之上坐款待，俄而賀客咸集，皆衣冠楚楚之闊綽人物也，是時先生仍倨然上坐，傲不為禮，送親者及一般貴客，皆有不平之形色，相率以白眼視之，先生略無會意，因取案頭書一卷閱之，大呼曰：「奇事！奇事！」衆客怪之，悉請先生道其詳，先生笑容可掬曰：「此卷中有五官爭長涉訟一案，原告人為耳目口鼻，被告者即為眉，控于天庭法官案下，法官即開庭傳訊，先問耳曰：「爾有何能，而欲在眉之上？」耳答曰：「耳能聽音，非若眉之尸位素餐者，」一目，目辯曰：「吾能關物，故不可以在眉之下，」問口，口亦辯曰：「吾能飲食，不甘在眉之下」問鼻，鼻辯曰：「吾能辨氣味，更不欲居眉之下，」於是法官問眉曰：「彼等咸辨理由充足，各有所長，爾亦試陳忝居上位之理由，」眉辯曰：「吾一無所長者，誠然，但若無彼四君，置於吾位之上，則五官倒置，非人類矣，烏乎可？」先生讀畢，某客莫不捧腹，先生亦置書從容而去，客有取其書閱之者，乃卷舊歷也，始悟先生所述五官爭長者，乃借題諷刺衆客也，起而追之，已無及矣。

世界珍聞

****警察狠****

屬於奧國維印城公安局的警察犬中，最近加上了一隻今年六歲的狼。最初這隻狼是被獵人從山中捉來，初，後來送給了維印城公安局，有關係的人，試驗的人，因它與犬一起受訓練，因為生來是腦和鼻都比犬銳敏之故，所以不久就變成非常有能力的警察狼了。並且曾數次建立奇譽的功績。據專家聲稱，該警察狠在歐洲居第一云。

舞台

風流小生（八）　遊殿

頭梳著墮馬髻風飄兒健●腰繫着白褶裙飄飄然欲仙●隱約裏露出那風流一段●許多人拜倒我三寸金蓮●顯時彩褲足帶淡青綢緞●綳漂亮紅睡鞋鳳戲牡丹●我也曾留連那綺筵盛宴●我也曾徘徊那官宦席前●我也曾施雨露暫行方便●我也曾逞顏色追逐少年●又誰知豪●歌老大傷感●門前的稀馬兒●不如從前●莫奈何我才去還熄為賤●狗賤擋是省瓜不進油鹽●惹起了無名火渾身是胆●我將那竹丁子打進指尖●他娘家聞音信啓棺相驗●驗出了遍身是傷痕斑斑●講理信請街鄰說不上冤●打官司審不出女兒沉冤●寫呈文他告我罪無可縮●尋門路另呈在督辦台前●楊軍長果算得大有才幹●他將我審訊後判令抵還●漢陽檯打得我好不傷慘●入幽冥萬種孤單●過刀山入油鍋受盡了五殿六殿●抱銅男和銅女骨化飛煙●正淒苦陡聽得人聲呼喚●不知是那家妹來到陰間●（旦白）五姐●你怎麼消瘦若此●奴認得小妹不●（丑旦介）呢呀●三妹●只說與你無見面之期●誰知地獄也有相逢之日●你我姐妹一別瞬將十年●賢妹你漸受盡人間幸福●可憐為姐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過這般非人生活●眞果是度日如年也●（旦介）五姐休得悲傷●吉人自有天相●若冥間刑滿●便可自由了●（丑旦介）這刑法俟到滿時●我已魂消魄散●那兒還有自由之期呵●

（未完）

紀實滑稽　社會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像

（205）

第四十一回　守財奴廣覓宜男草　裸體女原是自由花

悄悄地向他們購買就有的○杏村和他們素昧生平○那裏買得到○當下杏村說○書籍買不到、只好口頭討教○不知性學博士可在裏邊○女職員答道○張先生沒有來○彭先生在裏邊○不妨進去和他談談啊○杏村應道○好啊○費心引進○女職員答道○後邊就是辦事室○你們進去好咧○接着○嚦嚦鶯聲似的叫道○彭先生○有兩位買書人要來和你談話了○杏村便和小芙移步推門而入○麗娟說道○我在外面等你們○以二十分鐘為度○遲則我等不及要回去的○小芙唯唯答應○那位彭先生○是美的書店裏經理○當下正在查閱賬目○瞧見兩人走入○慌忙起立讓座○問姓名敘寒暄○杏村含笑問道○貴店出版的性慾雜誌○很有價值○惜乎被捕房禁止發售○以後沒有好書看咧○彭先生答道○本店出版的都是科學書籍○租界當局誤認為淫書○正是冤枉煞人○就是性慾問題○屬於生理的○確為青年男女應有的智識○應該研究的科學○一般早婚夫婦○往往因不明性慾學○縱慾無度○身體斲喪○小則不能育○大則人種退化○流弊不可勝言○本局為保障人道起見○發行性學雜誌○不料發行了兩期○就被禁止出版○有志難酬○實在可惜○杏村問道○性學雜誌裏討論的第三種水○東西洋的性學出版物上並無這個名詞○究竟是不是精呢○彭先生答道○東西洋的生理學上○也都論及○不過未曾假定獨立名詞○譬稱是殖器中分泌的腺液○實則此水與生育上有絕大關係○年紀在四十歲以外○大都不曾得胎生育○就為第三種水乾涸之故○要知婦女受胎○必待卵子與精虫給合而成○婦女的卵子○必須得着了第三種水○方能活潑行動○故有第三種水愈多○卵子愈活潑○得胎更來得容易○這但並不是鄙人的杜撰○實諸生理學家○亦莫不皆然○小芙便問道○

精美印刷　價値低廉

同樂印刷社

石印廣告　計文請柬　喜帖　股票　發票　名片等件

出品迅速　現期不悞

◀住成都[illegible]街九十四號▶

康寧機

[illegible]

小舞台

本日開演[illegible]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對摺[illegible]

最妙消暑

總府街中段昌福館對門製革廠樓上黃金窟售店建南土漂

煙一杯三四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鐵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克淋白濁康

上海新化藥房特效藥品治濁靈藥不拘初起久患一二服見效立刻止痛消濁三日痊癒永不服發病不見功原洋退還

大每瓶一元　小每瓶五角

成都總售處[illegible]藥房　[illegible]大街[illegible]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illegible]

除斑美容　功效第一

請用天女牌

換面金丹

總批發處　中外大藥房

經售處　本市各大藥房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五十一回　魏朝賢鑒兵細柳道　何朝鼎大戰明月橋

原來還宴麟園，乃係細柳營舊址，這細柳原，便是漢文帝犒賞周亞夫軍的地方，這園五里正分，周圍二十里，闊方五十里，四圍紅牆圍着，山阜起伏，泉澗淙淙，樹木葱鬱，芳草萋萋，園上添搭了德宗行宮，行宮前，便是宴麟台，台前豎一桿冲霄拔地的硃紅旗杆，上面掛着幅杏黃旗，寫着斗大萬壽無疆，四個大黑字，又一支紅旗桿，比那硃紅的稍短些，上面掛着幅紅旗，大書着，宴麟台的字樣，台下許多將士，全裝盔甲，荷槍屹立，這時太陽入地，微風輕拂，德宗玉輦，到了行宮，早有太監捲起珠簾，德宗下輦陞座，盧杞等一般大臣，一一朝見，德宗命各臣暫退下稍息，再驗麒麟，德宗命羅燕，召集羽林軍，先演陣式，羅燕領詔，步上驗麟台，只見那些軍兵馬丁，雖是全裝却不歸隊伍，也有立着的，也有走來走去的，也有坐在草地上說話的，紛紛擾亂，那些戰馬，都佩着鞍轡，散放在地下吃草，那些大纛旗，却都歸隊伍，按方位，齊齊整整的插在地下，又只見密密層層，成千成萬，無數的帳篷，一帶一帶的似魚鱗般比着，德宗已命內監捧着翻驗麟臺令，羅燕看了一遍，便傳令開操，將手中的旗揮動，卽聽一聲炮響，刹時間草地裏的十萬大兵，雲收霧盡，又一聲炮響，一隊隊似長蛇般，由帳篷裏蜿蜒的走了出來，長槍短劍，大刀濶斧，一排排齊趨帥台來，御營總管令旗高舉，衆將士俱都俯伏地下，三呼萬歲，德宗心裏大悅，猛的嗶喇喇一炮聲響，衆將士又似雲散，齊歸隊伍，接着便操演各陣勢來，德宗只見旗旛飛舞，槍影迷離，辨不出誰是人誰是馬，誰是槍誰是戟，心與愈見高興，連那四十八國的大臣宰相，也都看得目呆口鈍，吐舌搖頭，衆將士操演了一會，羅燕方才下令停操，德宗復命多多獎勵花紅食物，以資訓勉，十萬大兵方才散去，四十八國的大臣，又執寶恭獻，龍驤虎賁兩衛，擁着金瓜鉞斧，排列驗麟園兩邊甬道上，盧杞羅燕一班文官見，仍照朝堂規則站立兩邊，鐵蘇蠻山鄉等國，俱伏跪行，由羽林軍中，叩至驗麟台前，始由驗寶大臣米勝，一一點收，復轉身變與內羅官，送與德宗過目，那些寶物，無非是珊瑚碧玉，奇品怪珍等類，不必煩敘，轉眼已到哈喇國，外羅官方一高呼，蘇爾旦已飛身躍攏台前，武士一聲高喝，蘇爾旦肚裏冷笑兩聲，只得跪下，昂頭直視，目光炯炯，德宗見他突然而來，已是吃了一驚，這陣看見他紅髮猿牙，奇醜異常，更幾乎駭倒，蘇爾旦越發趾高氣揚，驕橫滿面，虎賁護衛，因見着蘇爾旦腰懸寶劍，便上前摘取，蘇爾旦兩目怒視，不住冷笑，德宗見狀，回顧盧杞道，卿曾各家本王，習聞三月，已知王化，怎麼這哈喇國王，這樣橫蠻無禮呢，盧杞尚未回答，外羅官已狂呼，呼海天豹名諱，李虎事前曾受[illegible]嘱示，外羅官將才喊了聲海天豹，李虎已頭頂着獻麟表章，向台前跪拜而來，三十六個蠻兵，緊隨在他後面，杠着架鐵欄大籠，上面搭了貢袱，猶不清籠內裝的甚麼，德宗猛見李虎俯伏台前，後面帶有鉄籠，明知是押的麒麟，也來便再追問盧杞，便來看哈喇國獻麟的表章，這時羅燕秦旭海等，已看出不少破綻，各，知道盧杞已絕不存好意，俱皆暗暗着急，這時見李虎將麒麟杠緊，尤覺德宗凶多吉少，盡皆捏着把冷汗，又不好冒諫，已落了這圈套之中，縱諫也無益，羅燕等正在着急的當際，內監已將李虎表文接過，鋪於龍案上，德宗用目瞧時，祇見上寫道，

本報小說獅帶○將闢名流○鄙人稿經○刪繁增減○一氣呵成○較之報上所載○尤有過之不及之處○並將憶月樓主○逐回加以評序○更見珠聯璧合○以文筆流利○有奇峯突起之妙○有山窮水盡又一村之奇○有峯回路轉之論○有見首不見尾之幻○又如清波盪漾○白雲萬湧○眞集武俠之大觀○融忠孝節義於一爐○初集印三千冊○因目已經刊出○僅初集發行○卽出二集○並且紙良印美○大字明瞭○校正無訛○初集附圖三十餘像○五彩精印[illegible]刺殺[illegible]科狀元封面○平裝一厚冊○約十餘萬言○三百餘頁○定價一元四角○預約折本埠○外縣郵票代價出書照寄○

大明廿七俠

(九〇)

第廿五回　多情人遭逢多情漢　可憐女難見可憐郎

老哥尊姓，貴鄉何處，到京有何公幹，那人將公孫策一看，嚇了一跳，因為公孫策穿的一身武生衣服，原甚足異，可是公孫策生得[illegible]硃唇，異常難看，況又冒然叫過來，出門人各不相識，憑空而來，豈有不嚇一跳之理，當卽起身拱手說，敝姓上官，單名一個傑字，乃是灤州人氏，到京來有些須小事，尊兄卻是何人，屈駕下詢，不知有何見敎，公孫策道，兄弟山西洪桐人氏，賤名公孫策，昨日方纔到此，因夜來聽得老哥吟詩，驚醒客夢，細聽尊句，頗有所感，故此冒昧相問，請勿見疑，老哥亦能語我以實麼，上官傑見問，面現驚訝道，尊兄，還是小弟的細事，未便奉告，尚望原諒，公孫策見他不肯說，遂微笑道，老哥，你疑心兄弟給沙吒利來做偵探嗎，眞個應了兩句俗語了，嗟做我將眞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了，老哥，你的大作，兄弟雖是粗人，却也能哼得幾句無韻七字歌謠，如今將大作一改，請老哥聽聽，看是如何，隨念道，

美人雖歸沙吒利。壯士今逢古押衙。

那問侯門深似海。嘗教鴛鴦不分差。

老哥聽勿隱瞞，兄弟雖不配稱許虞侯，但是黃衫客，却也難趕得上，上官傑聽罷這番話，覺得奇突非常，弄得如熱鍋上螞蟻，好不難受，越發疑心，恐人不知究竟，遂附道，承情關愛，但小弟夜來吟哦，乃是看評話，看到的現成句語，信口哼了幾遍，不料有擾尊兄的清睡，眞是罪過，說着便是一揖，公孫策見他如此，不由生氣，遂掉轉身來，逕回自已房中，嘆息道，好好的拿熱氣去換冷氣，眞是何苦來，上官傑在這邊房中聽得，仍疑心他是詐，格外的不敢說眞話，公孫策坐在房中，心想此人如何不見信呢，不由暗說了一聲呸，客途相遇，平素無一面之交，他自然不肯說，如何怪得他呢，因這一想，復又將方纔生氣的念頭拋却，轉思如何可以探出他的眞心實話，想了半天，沒有主意，恰好小二過來，問客人中飯用什麼菜，公孫策隨口說了兩樣菜，將那小二喚住，低聲問他道，隔壁這位人，姓甚麼呢，他與我很面熟，可惜想不起，他到京何事，住在你們店裏，已有幾日了呢，我昨夜被他聲不絕的，吵得一夜沒睡着，小二道，人和他有些認識嗎，他姓上官，名傑，乃是灤州人氏，到京候補的，來時本是夫婦兩個，不知如何，會少了一個，客人不見他愁容滿面，憔悴可憐麼，住在咱們店裏，已有兩月，公孫策道，我弄錯了，原來面貌相似，我并不認識他，小二哥，你方纔說他來時是夫妻二人，怎麼這會兒又變做一個呢，這話我可就不明白了，小二道，要不說客人不明白，便是咱也不知道，聽他常吟着美人已歸沙吒利，大約他的堂，被個姓沙的佔去，故此他纔這般自語，但他本人，既是個生員，到京候補，也不是沒有根脚的人，姓沙的敢佔他的妻子，可知來頭很大了，但咱又要說多話了，本城大老，並沒有姓沙的，故此卽也不明白呢，公孫策聽他纏夾得有趣，不禁失笑道，小二哥，你不懂得，這姓沙的，乃是個古人，並非說的現在的人，他說這話，無非是個比語，小二哥，你這可明白了嗎，小二恍然道，咱當他說的是現在的人，那知他却是唱的古人名，究竟不過考場的主兒，多少總帶着點酸氣呢，說着，笑着要走，公孫策又喚住道，小二哥，反正你這會沒事，咱們談談閒話如何，

醫藥質疑

凡有來函　依次登覆

問

編輯先生大鑒　貴報資生老夫子解除蓉市民衆痛苦無不贊揚鄙人左手掌背心前日徒起一個如胡豆大之疱一個不知是何原故祈請轉求一良好妙方以登博愛而慰鄙人久仰之望

徐朝之

答

此症屬於外科　宜另求外治法爲妙